

【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】

张元济

年谱长编

下卷

张人凤
柳和城
◎ 编著

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



上海市“十一五”重点图书

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
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专著系列

【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】

张元济年谱长编

下

张人凤 柳和城 编著



上海交通大学
SHANGHAI JIAO TONG UNIVE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“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”之一。

本书是我国首部张元济先生的年谱长编。采辑资料丰富,多为首次发现的珍贵文献;史实考订严格,纠正了不少以前的错讹。是研究张元济先生最为完备的文献资料之一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元济年谱长编. 下/张人凤,柳和城编著. —上海: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,2011

(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)

ISBN 978-7-313-06705-0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②柳… III. ①张元济(1867~1959)—年谱 IV. ①K825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46856 号

张元济年谱长编

(上下卷)

张人凤 柳和城 编著

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)

电话: 64071208 出版人: 韩建民

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960mm 1/16 总印张: 97.75 插页: 8 总字数: 1809 千字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2030

ISBN 978-7-313-06705-0/K 定价(上下卷): 35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上卷

1867 年(丁卯 同治六年)	1 岁	1
1868 年(戊辰 同治七年)	2 岁	2
1869 年(己巳 同治八年)	3 岁	3
1870 年(庚午 同治九年)	4 岁	4
1871 年(辛未 同治十年)	5 岁	5
1872 年(壬申 同治十一年)	6 岁	6
1873 年(癸酉 同治十二年)	7 岁	7
1874 年(甲戌 同治十三年)	8 岁	8
1875 年(乙亥 光绪元年)	9 岁	9
1876 年(丙子 光绪二年)	10 岁	10
1877 年(丁丑 光绪三年)	11 岁	11
1878 年(戊寅 光绪四年)	12 岁	12
1879 年(己卯 光绪五年)	13 岁	13
1880 年(庚辰 光绪六年)	14 岁	15
1881 年(辛巳 光绪七年)	15 岁	17
1882 年(壬午 光绪八年)	16 岁	18
1883 年(癸未 光绪九年)	17 岁	19
1884 年(甲申 光绪十年)	18 岁	20
1885 年(乙酉 光绪十一年)	19 岁	22
1886 年(丙戌 光绪十二年)	20 岁	23
1887 年(丁亥 光绪十三年)	21 岁	24
1888 年(戊子 光绪十四年)	22 岁	25
1889 年(己丑 光绪十五年)	23 岁	27
1890 年(庚寅 光绪十六年)	24 岁	29

1891 年(辛卯)	光绪十七年)	25 岁		30
1892 年(壬辰)	光绪十八年)	26 岁		31
1893 年(癸巳)	光绪十九年)	27 岁		35
1894 年(甲午)	光绪二十年)	28 岁		36
1895 年(乙未)	光绪二十一年)	29 岁		38
1896 年(丙申)	光绪二十二年)	30 岁		40
1897 年(丁酉)	光绪二十三年)	31 岁		42
1898 年(戊戌)	光绪二十四年)	32 岁		62
1899 年(己亥)	光绪二十五年)	33 岁		81
1900 年(庚子)	光绪二十六年)	34 岁		90
1901 年(辛丑)	光绪二十七年)	35 岁		98
1902 年(壬寅)	光绪二十八年)	36 岁		111
1903 年(癸卯)	光绪二十九年)	37 岁		122
1904 年(甲辰)	光绪三十年)	38 岁		131
1905 年(乙巳)	光绪三十一年)	39 岁		156
1906 年(丙午)	光绪三十二年)	40 岁		185
1907 年(丁未)	光绪三十三年)	41 岁		214
1908 年(戊申)	光绪三十四年)	42 岁		251
1909 年(己酉)	宣统元年)	43 岁		264
1910 年(庚戌)	宣统二年)	44 岁		278
1911 年(辛亥)	宣统三年)	45 岁		312
1912 年(壬子)	民国元年)	46 岁		350
1913 年(癸丑)	民国二年)	47 岁		374
1914 年(甲寅)	民国三年)	48 岁		392
1915 年(乙卯)	民国四年)	49 岁		408
1916 年(丙辰)	民国五年)	50 岁		417
1917 年(丁巳)	民国六年)	51 岁		450
1918 年(戊午)	民国七年)	52 岁		489
1919 年(己未)	民国八年)	53 岁		530
1920 年(庚申)	民国九年)	54 岁		573
1921 年(辛酉)	民国十年)	55 岁		614
1922 年(壬戌)	民国十一年)	56 岁		644

1923 年(癸亥 民国十二年)	57 岁	667
1924 年(甲子 民国十三年)	58 岁	691
1925 年(乙丑 民国十四年)	59 岁	707
1926 年(丙寅 民国十五年)	60 岁	731

下卷

1927 年(丁卯 民国十六年)	61 岁	773
1928 年(戊辰 民国十七年)	62 岁	798
1929 年(己巳 民国十八年)	63 岁	821
1930 年(庚午 民国十九年)	64 岁	844
1931 年(辛未 民国二十年)	65 岁	869
1932 年(壬申 民国二十一年)	66 岁	888
1933 年(癸酉 民国二十二年)	67 岁	915
1934 年(甲戌 民国二十三年)	68 岁	939
1935 年(乙亥 民国二十四年)	69 岁	973
1936 年(丙子 民国二十五年)	70 岁	1005
1937 年(丁丑 民国二十六年)	71 岁	1041
1938 年(戊寅 民国二十七年)	72 岁	1084
1939 年(己卯 民国二十八年)	73 岁	1103
1940 年(庚辰 民国二十九年)	74 岁	1128
1941 年(辛巳 民国三十年)	75 岁	1158
1942 年(壬午 民国三十一年)	76 岁	1176
1943 年(癸未 民国三十二年)	77 岁	1188
1944 年(甲申 民国三十三年)	78 岁	1201
1945 年(乙酉 民国三十四年)	79 岁	1220
1946 年(丙戌 民国三十五年)	80 岁	1238
1947 年(丁亥 民国三十六年)	81 岁	1259
1948 年(戊子 民国三十七年)	82 岁	1284
1949 年(己丑)	83 岁	1313
1950 年(庚寅)	84 岁	1345
1951 年(辛卯)	85 岁	1352

张元济年谱长编

1952 年(壬辰)	86 岁	1369
1953 年(癸巳)	87 岁	1384
1954 年(甲午)	88 岁	1405
1955 年(乙未)	89 岁	1411
1956 年(丙申)	90 岁	1416
1957 年(丁酉)	91 岁	1424
1958 年(戊戌)	92 岁	1427
1959 年(己亥)	93 岁	1429
引用资料		1431
人名索引		1444
后记		1543

1927年(丁卯 民国十六年) 61岁

2月 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。

3月 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。北伐军进入上海。

康有为卒。

4月 国民党“清党”反共。国民政府于南京成立。

10月 大学院成立,蔡元培任院长。

是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《杨杏佛演讲集》、王力《老子研究》、郑振铎《文学大纲》、戈公振《中国报学史》、胡先骕《中国植物图谱》。夏鹏任经理。

1月1日 晨,携全家赴苏州,参加东吴大学25周年纪念活动暨荣誉学位授予典礼。上午,各地同学联席会,通过会章,公推张一麐为会长。下午,庆祝典礼。文乃史校长报告东吴略史,张一麐及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演说。“赠荣誉学位:张一麐、马寅初得法学博士学位,张元济、赵紫宸得文学博士学位^①。”(1927年1月3日《申报》)张树年回忆:是日“父亲带了我、树敏姊和内子昌琳去参加典礼活动,”“先由东吴校长起立致词,随即向四位受学位者戴上有金色帽缨的方帽,挂上红白两色的博士袋”。“礼毕,校方请四位受学位者参观学校各种设施,我们家属也沾了光。最后在校园草坪上摄影留念。当晚我们乘火车返回上海。”(《我的父亲张元济》,第56页)

1月3日 跋宋刊本《纂图互注荀子》。云:“是书为余六世叔祖芷斋公所藏,有公名号及‘涉园’、‘遂初堂’印记,先是迭藏于泰兴季氏、秀水朱氏,由朱氏入于余家,继又归于太仓顾氏。目录首叶,‘谿闻斋’、‘竹泉珍秘图籍’二印记,皆顾氏之物也。辛亥国变,革命军入江宁,丰润张氏之书,闻太半为于右任所掠。于今岁寓京师,复以售人。傅沅叔同年得元本《困学纪闻》,绝精美,有于氏印记,此亦有右任之印二,度必为幼樵前辈旧藏矣。沅叔先为余购得残宋本《庄子》一部,与此相同,亦为余家旧物,尚在途中。涉园遗籍来归者,岁必数种,多沅叔为之介,可感也。”(《汇编》,第1052页)

① 1991年版《张元济年谱》称“东吴大学授予先生名誉法学博士学位”(第282页),当误。——编著者

1月4日 致傅增湘书。云：“《荀子》六册收到。先人遗物，得以归还，价虽稍昂，亦所不惜。庄、荀得以同来，可称璧合。良友美意，感何可言。”（《全集》第3卷，第334页）

同日 致汪兆铭书。云：“同乡陶勤肃、劳玉初两公皆有道之士，其行谊皆闻于时，以入《续碑传集》似无愧。今觅得行述、墓志、年谱，另封付邮，敬祈察入。敝公司附设东方图书馆今夏开幕，兹附去《概况》一册，并祈教正。二十年来搜罗之力，仅仅得此，亦可见成事之匪易矣。志乘一门为数较夥。贵省惟开平、开建、感恩三县尚未搜得，兄能为我访觅否？能借抄亦可。”（《全集》第2卷，第137页）

1月10日 复王甲荣书，告以子女情况：“儿子年甫二旬，今年约翰大学第一年级，姿秉平平，尚知求学，新妇性情柔婉，颇知礼教。小女从未出外就学，今尚延女师二人来家教授英文、绘事，才、德二字何敢当，但尚能稍分乃母之劳。尚未字人。弟只此一女，不能不格外郑重。公能为我相攸否？”（《全集》第1卷，第227页）

1月13日 跋宋刊本《纂图互注南华真经》：“余既跋《荀子》，越十日而《庄子》至。与《荀子》同一板本，芷斋公及先后藏家印记，亦悉与《荀子》相同；惟阙去第八卷，又残叶较多，印本亦逊，为不及《庄[荀]子》耳。《荀子》之值为三百四十圆，此则一百八十圆。先人手泽，得以来归，虽糜重金，亦所不惜。涉园所藏，度必不止此二种。其他诸子，或尚在天壤间，余安得旦暮遇之乎。”（《汇编》，第1053页）

1月15日 赴福州路一枝香西餐馆主持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321次会议。讨论事项：（一）西安战事八月，商业完全停顿。先生问，总馆派往该地分馆同人之家属，曾否加以慰问。李拔可答云，按向例奖守护同人薪水一二月，此次西安拟从优。（二）王显华辞职，众推夏鹏继任经理。（三）为鲍咸昌在公司三十年之贡献，议定酬赠银币五千元，并拟建一碑，以垂久远。（《董事会记录簿》）

1月18日 致傅增湘书。云：“《居士集》印价已估出，如悉照原书大小，须用三开式，成本须在万元以外。售价较昂，恐不易售。从前百衲《通鉴》亦稍稍缩小，改为四开。此时工料种种加增，比之彼时较为昂贵。犹幸《居士集》印刷清朗，修版费或可减少，希望不至比《衲鉴》为昂。则比例定价，预约售三十二元，销路似尚不甚难。……惟在京补照五百余页，如将书借出，交京华书局用湿片照相，所费必无须千元之多。”（《全集》第3卷，第335页）

1月21日 复傅增湘书。云：“《营造法式》已承桂辛、兰泉两公慨让，甚幸。如何运交，已由公司函达京津两分馆接洽。此间不知所有书版图片在京抑在津也。前承开示，此书中有版权一项，未知曾否在内部注册领到执照？倘未办妥，仍应由桂辛诸公具呈先行注册领照，办妥后再行呈请转移。此系古书，虽不能禁人印行，然费去巨资，刊成木版，他人竟据以影印，亦终受损失也。”“吾辈生当斯世，他事无

可为,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,不至因时势而失坠,此为应尽之责。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,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。吾辈炳烛余光,能有几时,不能不努力为之也。”(《全集》第3卷,第337页)

1月23日 致王云五、江畚经书,谈扬州何氏藏书整理工作。云:“何氏之书,其集部及丛书,弟已逐部注明刷印情形、用纸质地,及□慕轩人姓名(初着手时此节漏去,后始思得,已大半遗忘矣)。子部正在开办。此时弟为《丛刊》及古本史事,甚难分身,拟请馆中同人继续依例办理,庶免久延。祈酌行。”“又,何氏经、史、子三部目录三本,一并送去。其集部及丛书目一册,则存在馆中也。”“鄙意分类编目必须注明收书年月日,此层亟须改良。祈酌。”(原件,浙江省图书馆藏)

1月28日 复王培孙书。云:“闻贵校(按,南洋中学)图书馆搜藏方志亦极美备,如有书目,拟祈惠赐一份。倘有为敝馆所未有者,亦拟别商互借之法。尊意谓何?并希示复为荷。”(《全集》第1卷,第271页)

1月30日 致朱希祖书。云:“前年承示购得抄宋本《水经注》,甚为王君静庵所赏,曾代估影印工价,议而未行,至今悬望。敝馆近日复印《四部丛刊》,中有《水经注》一种,原用武英殿聚珍版本,静庵来信谓不如改用尊处抄宋本或黄省曾刊本。鄙意兄所藏从宋本出,黄本究逊一筹。因思吾兄本有流通之意,不揣冒昧,敢为陈请。倘许借印,拟薄助买书之资百廿元,聊将微意,想不责其唐突也。”^①(《全集》第1卷,第366页)

2月12日 罗家伦致先生书,并赠其撰《科学与玄学》一册。(原件)

2月16日 致黄齐生书,告东方图书馆开幕。谓:“弟廿载经营,仅仅得此。自兄观之,得无哂其以蚊负山耶。馆中弄藏惟志乘一类差为充裕。然就贵省言之,则所阙尚多。兹附去清目一份,并求检校。即遵义一属,所阙者尚有四县(鲇水新设,想未必有志)。其他所列,虽未必均有志乘,然敢决言,在本地印行已久,而为敝处所未得者必尚不少。此不能不有求于贤者。倘蒙俯允,为我搜求,感荷何极。购价、抄资(如不可购者则借抄)、邮费均照缴不误。”(《全集》第3卷,第178页)

2月18日 致傅增湘书。谓“敝馆印行《四部丛刊》初版之时,曾承台端慨借善本,至为感荷。此次再版,业已发售预约,次第开印。中有《颜氏家训》等八种,当时借自邨架,今拟仍以原本付照,俾免转展失真之弊。叨辱爱末,辄再奉商。别附目单,敬祈赐察。”(《全集》第3卷,第338页)

2月19日 上海发生总罢工,商务印书馆职工全部参加。先生主持商务董事

① 此事未成,《四部丛刊初编》重印本仍用武英殿聚珍本影印。——编著者

会第322次会议，讨论总罢工事。鲍咸昌云：“此为大势所驱，只可任其自然。”先生最后总结谓：“此次罢工完全为对外之事，鄙意惟有忍耐、和平，认清同人之意而为要。”（《董事会记录簿》）

2月27日 致朱希祖书。谓：“《茗斋先生诗稿》近已由友人寄到，凡十二册，的系先生手写。中有先生名号印记数方。兹抄呈清目一纸，敬祈察核。第一、第四、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诸册及第七册之前半、第八册之后半，均为我处所无；而我处残本之第九册，又为彼中所缺。适可补入。惟尚缺庚子至癸卯四年之作。全书除吁上鉴外并无序跋。按先生生于万历乙卯，王防孙亭为先生撰传，称其博闻才辨，名噪一时。启祯之间，三吴文社邀执牛耳，不应至廿七岁始有诗。恐以前尚有所缺，但都不敢断言。客舍偶闻先生族孙皞跋，已不获见全集。我辈生数百年后竟得先生写定之稿十分有九。往年印《四部丛刊》时弟极思以葛氏抄本列入，以无序跋，遂尔中止。今正编辑续集而此稿适见于世，不可谓冥漠中无呵护之灵。此实有可印之价值。所惜缺去四年，一无序跋，故踌躇不能决，未知先生何以教之。”（《全集》第1卷，第366页）

同日 致孙宝琦书。谓：“上海罢工，邮筒被阻，元宵手谕直到昨日始得展读，敬悉壹是。附下丝绸业银行股票三纸，计廿五股，如数收到。属换取通易公司股票，谨当遵办。至将该股票售去，以所得之价购敝公司所刊《四部丛刊》三部，容探明市价如何再行请示。重印《丛刊》各书悉如初版，并无增减，惟得有更胜之本者，量为改易。如《孝经》、《盘洲文集》原用写本，《陆宣公奏议》原用明本，今均改为宋刻。缘此既注重版本，自当精益求精。预约定价白纸每部五百元，黄纸四百元，均另加书根印费三十二元。”“大约来月可售预约。兹检呈《丛刊》二次预约样本数分，另函邮递。一切详见启事第二叶。”（《全集》第1卷，第521页）

同日 题抄本《石壑诗草》识语两则：（扉页）“此余未得刻本以前倩人所抄。元济。”（书末）“诗境与石壑相似，何耘庐、榕园二人之好谀也。丁卯正月二十六日校竟注。元济。”（原书，上海图书馆藏）

是月 得徐恕让售之明彭孙貽《茗斋集》手稿本。“武昌徐行可友余有年，喜蓄书，闻余欲辑先生诗，乃以其手稿十二巨册至，则正余族祖所欲借钞而不得者。行可语余，是由海宁羊复礼携至鄂中，展转归于其家。余久识先生书，信为真迹，喜可偿续成全集之愿。请于行可，行可亦以余志为可与也，以其书归于余。”（1934年10月手稿本配刻本、钞本《茗斋集》跋，《汇编》，第921页）

3月6日 题清康熙漱六阁刊本《清异录》识语：“山阴诸贞壮先生惠贻。丁卯仲春三日，张元济谨识。”又题相同版《名句文身表异录》识语：“山阴诸贞壮先生惠贻。丁卯二月初三日，张元济谨识。”（原书，上海图书馆藏）

3月7日 复金兆蕃书。谓：“续《携李文系》收稿早经截止，弟又在东方图书馆各省方志辑得若干，其姓名颇有极冷僻者，碌碌尚未录出。其各处送到者亦拟稍稍整葺，再寄至京师，请加遴选。去岁辞去商馆之事，冀有余闲可以着手，无如经手未了，诸待清厘，半载以来迄鲜晷。过此以往，时局渐定，或可稍鼓兴念，竟此前功。”（《全集》第2卷，第488页）

同日 致孙宝琦书，告代售丝绸银行股票事。又谓：“内弟许南仲频年以来景况窘蹙，辱蒙挚爱，为荐招商乾馆，藉作维持。凡属亲交，咸荷云谊。不意贫病交迫，竟于前月杪逝世。身后萧条，遗有子女六人，均尚幼稚，教养不容稍缓。元济谊关至戚，自无可辞。惟迩来年力就衰，已作闲居之赋。如斯重负，亦觉难胜。招商近因时局关系暂停营业，自难启齿。异日恢复，可否仍乞鼎力吹嘘，俾原有一席，得以其子宝骅蝉联。感戴仁慈，无间存殁。”（《全集》第1卷，第522页）

同日 复赵叔雍书：“承惠《况舍人证壁集》拜领，谢谢。《晴雪雅词》为先六世叔祖思岳公所刊，选阅者为公之业师许蒿庐先生，全书凡四卷。此书极罕见。弟处只有一部，谨以呈阅，可以得其梗概。先族祖又辑有《词林纪事》，弟以原刊景印，顷甫竣工，附呈一部，伏祈莞纳。近来久未购书，去腊患流行感冒，不能出门户者一月有余，即东方图书馆亦许久未到矣。”（手迹，《赵凤昌藏札》，第304—305页）

3月9日 致朱希祖书。谓：“前承见惠《茗斋诗》初集一册，昨取出与新借稿本一对，乃为丁卯至丁丑所作。编次体例，完全相同。前函谓先生不应至廿七岁始有诗，于此益可证明。稿本首册起于辛巳，是其间尚缺戊寅、己卯、庚辰三岁，加以庚子至癸卯先后共阙七年。倘能觅补，则先生之诗可以大全矣。”（《全集》第1卷，第367页）

3月19日 主持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323次会议。讨论事项：（一）国光影片公司收束案。先生报告：国光影片公司独立营业一年以来，颇为亏损；值此时局不靖，且同业竞争甚烈，前途殊无希望，拟即从事收束。高凤池认为，“国光”人员已遣散，只留三四人管理一切，年开销三千元；旧片尚可出租或经售剧本，每年尚有若干收入。先生则以为，既议收束，似不必再留此机关，增此三千元一年之开销。其旧片日久更无销路，收入必无把握，不如将生财旧片可以出售者，一律售去为妥。会议议决：国光公司可即收束，不必再留机关。（二）高凤池辞监理案。众议决挽留，名义维持，不必拘定时间到馆，所有公司事务均由负责当局办理。（《董事会记录簿》）

3月20日 复瞿启甲书：“昨晚得同日手示，藉悉三世兄（按，瞿凤起）已考入高等商业学校肄业，至为欣慰。弟忝居介绍，保证书自应列名。拜诵来书，备承谦抑，转觉当时未曾伴送到校，殊深歉悚。”（原信照片）

3月21日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。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400余人参加战斗。起义总指挥部先设于本馆职工医院(疗病房)内,队伍由此出发攻占闸北五区警察署及设伏拦击火车来援之敌军。东方图书馆一度被军阀毕庶澄部某排占据。工人纠察队采用围攻和宣传攻势。22日,守敌部分潜逃被俘,“东方”回到工人纠察队手中。此后成为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。(《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》,第61—67页)

3月24日 复傅增湘书。谓:“世兄到日党军起事,劝勿到校,现寓怡和渝,小有感冒,无碍,当妥为照料。”“此次闸北极危险,幸无恙。所借三种及公司好书租放租界银行地库中。《欧集》自以寄沪照为廉便,此时可从缓。时局如此,亦不能售预约。寒家旧藏抄本《大六壬》及《半完圃诗稿》、《益翁存稿》能代购得否?”(《全集》第3卷,第340页)

3月29日 致孙宝琦书。谓:“通易信托公司股票前据该公司经理黄君面告,市价约在八折左右。乃持以入肆,竟尔降至七折。恐受时局影响,元济未敢擅售。谨仍留存候示。《四部丛刊》预约行将截止,今日已代订连史纸者一部,共价银四百八十二元。”“上海战事相定,敝寓托庇无恙,足纾绮靡。惟民气甚为激昂。洋兵麇集租界,形势仍极危险。但祝天祐吾民耳。前函为南仲内弟作古,身后萧条,其招商局一席恳祈说项,俾与蝉联,不知能有希望否?并乞示复数言。”(《全集》第1卷,第522页)

4月6日 复朱希祖书。谓:“上海发生战事,人心皇皇,迟迟未复,甚为歉仄。今日又得同月十八日惠书,知前寄一函,已届一句尚未达览,大约因邮局罢工之故。寄还乡先哲著述七册,尚未贻误,差堪称幸。《茗斋先生诗》续检族祖春溪先生刊本,乃知先生少年之作,已于三月九日去信声明,惟尚缺七年,则恐终不可得见矣。”“《八旗通志》,东方图书馆只有乾隆刊本,嘉庆续修向未收得。原拟购藏,惟默察沪地形势,大祸在前,何必再取此罕见之书来作覆巢之卵。雅意拳拳,徒呼负负而已。《马啍诗钞》已录成两册,其余不敢续发。前三月九日去信,乞假《蒙古堂稿》、《征吾录》、《竹隐庵吟草》、《小莲花室遗稿》,亦祈从缓付邮。异日重见太平,再为一瓶之借。”“涵芬楼所藏方志目录系三、四年前所印,兹寄上一册。续收有三、四百种,尚未列入。至其他书籍,现正编辑新目。俟印成后,当再奉呈。”(《全集》第1卷,第367页)

4月7日 访黄炎培。黄“与商甲子社事”。(《黄炎培日记》第2卷,第295页)

4月9日 致伍光建书。谓:“寒家旧藏书籍散去已近百年,枋田之归,诚非易易,真所谓可遇而不可求者。辱费清神,感荷无极。商务印书馆定于来月开股东年会。去岁尚有赢利可分。惟时方多事,红账尚未清结,多寡尚未可知,今岁年会临

时或发重大问题。交通如此梗阻,吾兄恐未必能来。务祈推举代表与会,幸勿交与京馆,恐孙君伯恒亦未必能抽身南下,恐其随意转托,殊有关也。伯玉兄处恕不另函,并祈代达此意为幸。承示吾辈宜将饮食起居诸事化为简居,自己逐渐习劳,可减少种种痛苦。金石良言,至深钦佩。洋兵聚集租界,我国民气异常激昂。前路茫茫,殊难逆料。敝寓想不至有何危险,贱体亦尚堪支持。足纾绮注。”(《全集》第1卷,第392页)

4月10日 为许宝骅蝉联其父招商局职事访陈夔龙。翌日致孙宝琦书谓:“商局乾馆长者既经退出董事,自不便再为说项。昨访陈筱丈,知李君伯行已全家移居大连,无从接洽。据称商局权在伟侯(按,轮船招商局董事长李国杰),惜不相熟。筱丈之意,属商左右。可否修书向伟侯进言?或有希望。”(《全集》第1卷,第523页)

4月11日 致梁启超书。谓:“南海先生七旬称庆未及一月,遽尔作古,人之云亡,邦国殄瘁,可胜悼惜。时局骤变,举国若狂,云谲波诡,不知伊于胡底。避世避地正在此时。未知贤者何以自处,便望示及。商务印书馆定于五月一日开股东年会,本届尚有赢利可派,惟确数现尚未决。度台从未必能来,务祈推举代表。”(《全集》第3卷,第224页)

同日 致曹云祥书。谓:“前日文旆远临,获聆教益,快慰无既。辱荷枉存,尤增光宠。翌日冒雨造访,适遇公出,未获晤谈,藉伸别绪,怅望之至。昨奉手书,藉悉台从安抵京师,并知贵校已议改组。董事会一经成立,想阁下必可即日南来。际此时变,愈益艰难,万端待理,亟盼贤者之指导耳。王君处先已去信,系托乃翁转达者,尚无回信,承询谨复。沪局骤变,闸北顿遭巨灾,至堪怜。惟敝公司幸托福庇,尚未殃及。辱承垂注,不胜感谢。外致梁任公一信,并乞转致为荷。”(《全集》第3卷,第196页)

4月17日 访郑孝胥。(《郑孝胥日记》,第2141页)

同日 访刘承幹。“小谈而去”。(《求恕斋日记》)

4月18日 致孙宝琦书。谓:“租界中未尝不可托足,然生活程度日益增,亦有居大不易之势。旬日以前,工人纠察队尚未缴械,洋兵戒备极严,邦人震恐。因移居内地者实繁有徒,去东洋者,熟人中尚未有之。惟去大连者,则李伯行、刘澄如均已行矣。就管见测之,未免自扰。此时租界决无危险,长者不妨南来。如欲全眷移居,则尚须实地察度耳。”(《全集》第1卷,第523页)

4月19日 赴寿圣庵吊许南仲。刘承幹亦至,晤先生,“小谈而出”。(《求恕斋日记》)

4月21日 郑孝胥来访。郑记云:“与菊生谈商务印书馆事,余曰:‘能印《四

库全书》，则商务书馆诸君皆不朽矣。’菊生曰：‘一息尚存，必达此愿！梦旦、拔可皆有此志。’”（《郑孝胥日记》，第2141页）

4月23日 复傅增湘书，答复询问各事。谓：“涵芬楼善本多半已移存租界银行公会地库内，检寻甚不易。其移放工厂保险库者尤为纷乱。需用影元本《陵川集》恐稍需时日，方能检寄。”“李木老询印旧史用何本，乞以《丛刊》再版目录示之。如推却，即作罢。”另告傅增湘子忠谟住院治疗，“弟当随时前往照料”“请勿悬念”。（《全集》第3卷，第341页）

同日 主持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324次会议。讨论事项：（一）通过上年股息分派案，股息一分二厘。（二）传阅股东董景安等23人要求取消股息公积的来函。议决来函在股东会上提出，但本会认为仍维持上届股东会议决案。（《董事会记录簿》）

4月29日 主持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特别会议，继续讨论上次会议议题。议决仍照第324次会议议决案办理，并拟定董事会对董景安等取消股息公积提议之意见书。（同上引书）

4月30日 上海《晶报》刊载《商务印书馆之购书案》一文，言商务股东不满去年购进蒋氏藏书。称一部分股东“以为公司发股东股息时横一公积，竖一公积，扣除股息利息之所应得，而徇一人之嗜好，购此无益之古书至十六万元之多。”影射先生。（原报）

5月1日 赴上海总商会参加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五年度股东年会。李拔可报告营业概况；高凤池报告北京、广州受时局影响，股东未能蒞会、委托在沪友人代表情况。部分股东对上述两报告提出异疑，要求调查，遂引起争吵。对于股息公积，争论尤激烈。一部分股东提议案坚持要求取消，并主张将以前之公积金33万元即日分派；另一部分股东反对，主张保留股息公积，双方争执不息，近将动武。先生见状出面调解，并致恳切之词谓：“本馆因时局不靖，银根异常吃紧，……若将去年股息红利即日分派，再加上以前公积金，其数当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。今公司中之存银，仅二百万元，果实行分派，则公司前途殊为危险。以余之见，去年之股息准不提公积金，以前之公积金三十三万元，按年分派。”全体通过先生提议。（1927年5月3日《晶报》）会上股东李恒春发言：“日前见某小报载有公司购古书十六万元事，为数甚鉅。未知手续是否完备？”先生出席应答：“李君所说某报，未知是否即系《晶报》？鄙人亦曾经看过。此事关系鄙人名誉，不能不略为声明。此书系蒋孟苹君所藏，提议购买者即是鄙人。鄙人初进公司办编译所时，即开办图书馆。历年收买旧书已有多批，如会稽徐氏、长洲蒋氏、太仓顾氏、丰顺丁氏、江阴缪氏等家藏书，嗣后尚续有收买。至公司营业，非仅编译新书，所出之旧书如《学津讨原》、《学海类编》、

《续古逸丛书》、《百衲通鉴》、《元曲选》、《宋人小说》等等,有营业甚佳者,有营业亦不甚畅者,凡此皆非编译所人员所能编著。本馆近年出版旧书卷帙最多者为《四部丛刊》,想各股东均所知悉。此书发行两次预约,共销二千四百余部,收入有一百余万元。此书均系以旧书影印,除本馆图书馆所收藏外,余均向海内各藏书家商借而来,极为困难,所费亦甚多。鄙人刻尚拟编纂《四部丛刊续编》,所需旧书尤多。适有蒋氏书可以收购,其中从前亦曾有向借印入《四部丛刊》者,其书抵押与兴业银行为十九万两,再四磋商,始以十六万两收购。至值与不值,可请各股东推举识者审阅。且此事固系鄙人提议,曾经总务处会议议决,经多人签字。”(《股东会记录簿》)“至言不通过董事会,则此为一种进货。商务印书馆买机器、进纸张,价值再较此为大,亦不必通过董事会。”“书为公司所买,并非我张菊生携归家中,如今书尚存银行库中。至谓一人嗜好云云,因为当时我主张收买最力,或影射及我。读书人喜欢古书,亦无足异。然此事决不使公司于营业上有损,且因是而使营业上有益,则我亦无负于各股东也。”发言后,将民国十五年一月十二日总务处第695次议案宣读一过。(1927年5月3日《晶报》)

股东会选举新一届董事及监察人。当选董事张元济、吴麟书、高凤池、夏鹏、丁榕、鲍咸昌、李拔可、叶景葵、杨端六、王云五、盛同孙、高梦旦、庄俞等13人。当选监察人周辛伯、陈少周、秦印绅3人。(1927年5月2日《申报》)

5月8日 复孙宝琦书。谓:“此间自工队缴械以后,并无危险。前函已略陈梗概。延伫旬日,未见驾临。报载与中朝大老建弭兵之议,然则旌麾其已指大连行乎。”下述通易股票转让手续等事。(《全集》第1卷,第523页)

5月10日 复傅增湘书。谓:“承示近来纸张头尾厚薄不匀,《道藏》、《困学纪闻》两种订本尾低头高,一尺书差至二寸许,堆案既不耐观,插架更难齐整。此等弊病自不仅两书为然。幸荷指教,得以及早改良,感愧无既。今已谆属在事诸人,随时注意,于以后上版时,头尾上下颠倒参用,防免前弊矣。惟机器印刷速率与手工不同,工人又多漫不经意,督察难周,是可虑耳。”(《全集》第3卷,第342页)

5月12日 复孙宝琦书。谓:“昨由夏地山兄交到四月廿六日手书。邮程竟及半月,可谓迟滞已极。开诵之下,深慨世情变幻,一至于此,殆无可言。南仲后事,辱承挚爱,筹画周至,感何可言。沪上比来虽无危险,然亦有大不易居之势。津寓既定,小住为佳。夏间赴北戴河消暑,甚善甚善。”并告寄回通易股票。(《全集》第1卷,第523页)

5月14日 主持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325次会议。讨论事项:(一)李拔可因病提出辞经理职。先生云,“拔翁辞职确曾屡次说过,但顷议翰翁辞职事,以现在公司情形,全赖大家维持,最好不更动名义,亦只好请拔翁仍勉为担任。疾病人所难

免,有病自不得不休息,尽可请假,不必因病即行脱离公司。”到会董事、监察人一致挽留。(二)江苏暨上海财政委员会向商务募“二五附税”国库券 20 万元事。先生认为仍应有总务处酌量应付。讨论良久,议决由总务处设法商减,相机办理。(三)修改董事会章程。先生提议,照公司条例规定董事被选就任后,应将章程所定被选合格之股票数,交由监察人存执。此条向未实行,似应依照条例办理。又,董事会章程尚系宣统元年所定,现与事实不符者不少,拟请详加修改。议决:公推高梦旦、盛同孙二人为修改董事会章程起草委员。(《董事会记录簿》)

5 月 15 日 跋明嘉靖二年官刊本《嘉靖二年会试登科录》。原天一阁藏本。(《汇编》,第 1049 页)

5 月 31 日 致商务印书馆总务处书。谓:“前日由尊处交到花红凭条,计二千四百八十二元一纸,当即函询盛君同孙,元济业经离馆,此次发给花红是否普通办法,抑系特别待遇。据复普通不满三个月者概不支給,同人已经离馆由公司酌给离馆前花红者,亦时所恒有,董事会核准元济辞职,系在七月,故以七个月计算等语。按元济辞职在去年四月廿六日,薪水亦只领至四月底为止。董事会迟延不准,殊非所愿。既普通同人离馆亦有发给花红者,元济自不敢矫情,惟五月至七月已不在馆办事,断无再领花红之理,谨将凭条缴还,即祈登入,将后三个月应得之数核减收回,另给凭条,庶敢祇领。元济在馆只愿以普通同人自居,去年发给退俸金时,坚请不可特别待遇,即是此意,碌碌之愚,务祈鉴允。”(《全集》第 3 卷,第 674 页)

6 月 9 日 傅增湘致先生书。谓“《丛刊》借书原是十六种,不知何以只开八种?岂此外以影本再复耶?兹照单检出七种,余者须至天津检付津馆矣。然其中有两种已不属敝处者,则只可用复印矣。此外少有意,若尚未付印,公又以为然者,皆可办到也。”附商改各书清单。(《尺牘》,第 158 页)

6 月 12 日 复黄炎培书,婉却为人文社集股维持一事。谓“军兴以来,亲故失业者多,内弟可邀需分任教养之费,既闲居,所出反增,殊惭蚁负。所属未能遵应,怅歎万分。”(1927 年 6 月 9 日黄炎培来书批注,《全集》第 3 卷,第 185 页)

6 月 13 日 赴联华总会主持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特别会议。讨论事项:(一)因陈叔通本届不担任董事,股票改由张元济、高凤池、鲍咸昌、吴麟书会同盖章。(二)工会提出要求增加工资等条件。议决将公司困难情形向工会统一委员会及同人代表剴切说明,请其谅解。(《董事会记录簿》)

6 月 18 日 主持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 326 次会议。讨论事项:(一)按 5 月 13 日会议决定,各董事将规定数之股票交监察人周辛伯、秦印绅点收封存。先生交 10 股。(二)盛同孙、王云五报告与同人代表磋商情形。(同上引书)